

典籍故实

所谓“陆沉”，其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，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庐之下。只不过东方朔将《庄子》中的“陆沉”概念进行了延伸，

认为“金马门”（官府）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，他像河蚌一般隐居其中，伺机等待河中沙的出现，倾心吐露珍珠……

东方朔：大隐金门号谪仙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张宇鸿
本报通讯员 王砚才

历史文化的痕迹，总如河蚌在河床上爬行的印记，有脉络可查。顺着诸多线索，总能发现在泥底深藏的河蚌。运气若好一些，还能发现河蚌中吐露的珍珠。分析东方朔的行迹，便如探珠一般，在不经意间会有璀璨的光芒在历史的泥潭中闪耀。

东方朔影响之大，在明末朝鲜朝贡使者留下的历史记录中，可见一斑。彼时朝鲜使团从旅顺渡海到登州，经潍县、济南、德州等地北上入京，在行记中时有提及东方朔“故里”“旧壑”者。如李民宬在路过今德州陵城区的东方朔墓时，曾写诗曰：“三偷玉母桃，求作金门客。一朝辞万乘，登空拊龙角。天上有岁星，人间无方朔。千秋一片坟，乃在城东北。至今燕齐士，犹说长生术。”

金门客，便成了东方朔的另一种身份。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“客”是河蚌的外壳，东方朔隐居其中，伺机等待河中沙的出现……



东方朔画像



东方朔祠旧影

这一高度是汉代史籍所载人物的第二身高。第一高人 是孔子的后代孔襄。《史记》：“（孔）鮒弟子襄，年五十七。尝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守。长九尺六寸。”

圣人之道，一龙一蛇

除了外表让人眼前一亮，东方朔送往未央宫的大礼包也让皇帝着迷。据史书载：“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，谨然能胜之。人主从上方读之，止，辄乙其处，读之二月乃尽。诏拜以为郎，常在侧侍中。”

东方朔的上书字数是惊人的，如果书写材料是木牍，字数可高达200万字到900万字。即使使用竹木简，字数也不会少于9万字到48万字，尽管这个“三千”属于虚指，但从武帝“读之二月乃尽”来看，字数一定高得惊人。

这三千奏牍，年轻的汉武帝是一捆捆打开阅读，一读则欲罢不能。每遇到大事或者要吃饭、睡觉时，他都要用笔在刚才读到的地方画个“横折钩”，很像“乙”字，做下记号。

东方朔奏牍中是什么内容，几乎让皇帝上瘾呢？

其一，是东方朔关于治国的方略。东方朔和汉武帝一样，是个杂家，他的思想以道家为主。《易经》里的“与对偕行”，是他思想的核心。东方朔晚年写给儿子的《戒子诗》就有这样四句：圣人之道，一龙一蛇；形现神藏，与物变化。就是说，圣人治理天下，有时像龙，有时像蛇。风云际会时，他就是游于九天、翻云覆雨的风云；命运不济时，则把自己看作潜于池边、游于草根的蛇。

龙蛇之变幻，与汉武帝的命运同步。他一生改元十余次，先是六年一改：建元、元光、元朔、元狩、元鼎、元封；后则四年一变：太初、天汉、太始、征和、后元。历史学家常以此来抨击他“多变”。

殊不知汉武帝每一次改元，表面应着“天兆祥瑞”，内里却暗含重要的政策导向：如元光表示窦太后已死，新政将大放光芒；元朔、元狩意味重心在北方，开始打击匈奴；元封表示封禅泰山，国家一统；太初标志着新历法、新纪元的成功……总而言之，每一次改元都标志着治国策略的调整和转移，体现着与“形现神藏，与物变化”契合的精神。

其二可能是神仙之说。东方朔熟读上古之书，又是“齐人”出身，“平原仄次人也”。仄次县治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距当时的海岸约30公里。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介绍，东方朔与自战国至西汉上层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“燕齐海上之方士”们，曾经生活在同样的以海洋为背景的文化生态之中。他的思想不大可能不受到环渤海文化圈方术之学的影响。

汉以前，方术已开始传播。秦始皇东巡，就长生不老的话题，与安期生谈三天三夜。而汉武帝从少年时代起，就迷恋神仙，期盼长生不死。等他即位后，“尤敬鬼神之事”。汉武帝听说黄帝乘龙成仙，羡慕不已，甚至扬言：“吾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。”

汉武帝的“求仙情结”，给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多弊端。可不知是武帝故意打着求仙的幌子刺探情报，还是真心想吃那长生不老药，他派出寻仙的使者揭开了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秘密；昆仑之西，另有很多国度，大海之东的扶桑等国，才进入人们视野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对神仙的追逐扩大了汉武帝的眼界，也拓展他的心胸，通两域、连接

欧洲，派军队东收高丽，把疆土扩大到南海边，把匈奴赶到漠北，寻仙一事皆有一定启迪。

无令但索长安米

东方朔之所以如此擅长写作，得益于其厚积薄发。据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小强估算，如按东方朔所说，他从13岁开始读书，至22岁公车上书，9年学习期间，平均每年阅读48889字，竹简1164支。“这仅是一个简略的推算，会有一些的误差，东方朔实际的学习阅读书籍，可能会低于或高于此数目。尽管其中不无夸张的成分，但东方朔勤于读书，阅读量广泛，所背诵记忆知识量之大，应是不争的事实。”

除了读书，东方朔的成长中，读书行路一样不少。郭宪《洞冥记》卷一记载，东方朔字曼倩，父亲是张夷，字少平，妻田氏女。他的父亲到二百岁时，颜如童子。东方朔生三天而丧母，被寄养于邻居家中，“年三岁，天下秘讫，一览暗诵于口，常指挥天下，空中独语”。

此后，东方朔多次不告养母外出。他曾到达紫泥海，在返回时遇上老虎，东方朔对养母说：“儿骑虎还，打捶过痛，虎啖儿脚骨。”当他再次离家万里之地时，“见一枯树，脱布挂于树。布化为龙，因名其地为布龙泽”。

虽然东方朔的奏牍激发了武帝的兴趣，但也仅仅奇之而已，上书的内容或许没有打动武帝，所以东方朔既没有像终军那样，帝奇其文，即拜为谒者；也没有如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那般皆为郎中。

由于公车署给自己的俸禄微薄，和那些给汉武帝驾马车的侏儒待遇一样，又迟迟未能得到汉武帝的召见，东方朔憋了一肚子气。为了尽快面见皇上，东方朔心生一计。他故意吓唬那些侏儒：“上以你们无益于国家，耕田力作固不及人，临众处官不能治民，从军击虏不任兵事，无益于国用，徒索衣食，今欲尽杀若曹。”

侏儒们大惊失色，十分恐惧，跪求东方朔给他们想想办法。东方朔说：“上即讨，叩头请罪。”于是众侏儒见到汉武帝便哭着求饶。汉武帝问明原委，知道是东方朔在背后捣鬼，便立即召来东方朔责问。

武帝问：“何恐侏儒为？”东方朔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“臣朔生亦言，死亦言。侏儒长三尺余，俸一囊粟，钱二百四十。臣朔长九尺余，亦俸一囊粟，钱二百四十。侏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。臣言可用，幸异其礼；不可用，罢之，无令但索长安米。”

东方朔加薪的理由甚是充分，引得武帝捧腹大笑，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侍诏。金马门游走不久，皇帝又任命东方朔为郎官，陪伴皇帝左右。可东方朔却经常干些庸俗不堪的事情：武帝赐他他御前用饭，他便把剩下的肉鱼全都揣在怀里带走，把衣服都弄得脏兮兮的，甚至内急时在宫廷上撒尿。皇上赐给他绸绢，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，而且把城上所赏赐的钱财都花在女人身上，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女子为妻，大多只一年光景便抛弃再娶。

于是，人们都认为这东方朔简直太没德行。汉武帝知道后也说：“假如东方朔不干这些荒唐事，像个当官的样子，别人哪能比得上他啊！”

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

过大规模的减免赋税让利于普通民众，而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官僚、贵族们以及强势集团的利益。如果没有强大皇权，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。

皇权的强大，意味着官僚的作为必然受到限制。东方朔纵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也无法超越汉武帝的权威，这也使得他只得讨巧归隐。

不过，东方朔对国家大事的判断也是相当准确的。史书载，有一次建章宫后阁里跑出一只动物来，形状很怪异。汉武帝亲自去看，问身边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晓经学的人，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，便宣东方朔来看。

东方朔到后说：“我知道，不过要赐给我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，我才说。”武帝说：“可以。”吃过饭后，东方朔又说：“某处有公田、鱼池和苇塘好几顷，陛下赏赐给我，我

汉武帝的眼力劲真够威猛。虽然东方朔是皇帝身边人，可以出入禁中，成为内朝官，但只是常侍皇帝左右，为其逗乐，供其咨询。据《汉书·严殊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》记载：“其尤亲幸者，东方朔、枚皋、严助、吾丘寿王、司马相如。相如常称疾避事。朔、皋不根持论，上颇倍优畜之。”

俳优，是古代演滑稽戏杂耍的艺人。东方朔本想正襟危坐从政，没想到一不小心成了娱乐圈的顶层人物，他不得重用的原因是“不根持论”。我们在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中可寻见端倪：“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，因自讼独不得大官，欲求试用。其言专商鞅、韩非之语也，指意放荡，颇复诙谐，辞数万言，终不见用。”“其言专商鞅、韩非之语也”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“不根持论”。

原来，东方朔专言商鞅、韩非等法家之言，自然和崇尚儒家的汉武帝相忤，他的言论，自然是不根持论。东方朔虽多次上书陈述政事，但他所述之事，其他大臣的建议更为具体，而且更具有可行性。所以对于东方朔所上谏言书，汉武帝只是口头表扬，但并没有采纳。

东方朔的“不根持论”，使他不能迎合圣上而获取高位，但东方朔说话诙谐幽默，能让武帝开心。东方朔善于射覆，每猜必中。他反应能力极强，知识面广，能随时解决皇帝的疑难问题，满足皇帝的好奇心。这或许就是汉武帝亲近东方朔而将之视为俳优的原因所在。

得不到汉武帝重用、找不到志同道合者，东方朔内心的苦闷只能通过狂语狂行宣泄。

“狂”，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。王安石《东方朔》诗载：“平原原先生，隐翳世上尘。”李商隐《圣女祠》诗说：“惟应碧桃下，方朔是狂夫。”明蓝仁诗说：“疏狂却忆东方朔，只恋蟠桃不自由。”清田雯的诗中也说：“不厌东方朔，狂来据地歌。”

东方朔外表狂妄，实际内心孤寂郁闷。有学者指出，“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权力博弈的场域，个人在其中要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和约束，一方面是君主的最高权力不可冒犯，另一方面是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制约。所以，那些曾经满怀热情效力经世的官员，面对挫折，同样以隐逸表达个人的态度，也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明哲保身。”

东方朔无力改变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，心怀不满，却不能表露，所以自我标榜为隐士，实际上是抑郁不得志发泄怨气的方式。

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，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，“朝隐”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。《史记》载，朔任其子为郎，又为侍谒者，常持节出使。朔行殿中，郎谓之曰：“人皆以先生为狂。”

对此，东方朔回答道：“如朔等，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。古之人，乃避世于深山中。”时坐席中，酒酣，据地歌曰：“陆沉于俗，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庐之下。”

这里的“陆沉”即源自《庄子》。《庄子·则阳》曰：“是自理于民，自藏于畔。其声销，其志无穷，其口虽言，其心未尝言，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。是陆沈（沉）者也，是其市南宜僚邪？”

西晋玄学家郭象对此注解道：“人中隐者，譬无水而沉也。”可见所谓“陆沉”，其实就是隐居在世俗人间，而不是深山之中或蒿庐之下。只不过东方朔将《庄子》中的“陆沉”概念进行了延伸，认为“金马门”（官府）也属于庄子所说世俗人间的范围。

用之为虎，不用为鼠

在东方朔心目中，金马门代表着“准公务员”，更代表着实现自己安天下的机会。汉代很多名臣，如公孙弘、主父偃、严安、徐乐、苏武、刘向、张子侨、华龙、柳爽、郑朋、贾捐之、翼奉、刘歆、冯商、聊苍等，都曾待诏金马门。

宋高似孙《纬略》卷七《待诏金马门》条：“待诏金马门，汉盛选也。以汉之久而唐此选者仅若此耳，殊不轻畀也。”可见能够待诏金马门，已是汉代知识人中的佼佼者。“巍巍金马门，云是上天梯”，待诏金马门等于登上了通天之梯。

金马门作为入朝为官象征，也成为被反复咏颂的文化符号。如唐独孤及《丙戌岁正月出洛阳书怀》：“往岁衣褐见，受服金马门。拟将忠与贞，来酬主人恩。”

“出入金马门，交结青云士”，也是大多数知识人的终生梦想。陈何胥《赋得待诏金马门诗》说：“此时参待诏，谁复想渔樵。”李白“但识金马门，谁知蓬莱山”之句，也反映出大多数古代知识人对仕途的向往。唐段成式《送穆郎中赴阙》：“若逢金马门前客，为说虞卿久著书。”

东方朔的金马门，却没有成为阶梯，他一直在金马门前徘徊，怀抱着自己的政治梦想：成为像战国时代苏秦、张仪那样的帝王之师。《汉书》有一段东方朔“设客难己”的记载，充分显露了他的胸臆。

东方朔的敏才、善辩和升迁，引得儒生们忌妒，总想寻个机会挤对他。一次，汉武帝召集儒生博士们议事，东方朔也在被邀之列。有人就问东方朔，你看苏秦、张仪等谋士，他们的连横、合纵主张一经采纳，便能高居相位，泽及后世。东方先生你这么能，研究先王治民之术，自称“海内无双”，但不知为啥搞了这么多年还是“官不过侍郎”“位不过执戟”呢？就连你的亲属也得不到一点照顾，这实在不好理解。

东方先生喟然长息，仰而应之曰：“是固非子之所能备也。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岂可同哉？夫苏秦、张仪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力敌势齐，相离以兵，并为十二国，未有雌雄，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，故谈说行焉。身处尊位，珍宝充内，外有廩仓，泽及后世，子孙长享。”

紧接着，东方朔分析当前形势：“今则不然。圣帝流德，天下震慑，诸侯宾服，连四海之外以为带，安于覆盂，动犹运之掌上，贤不肖何以异哉？遵天之道，顺地之理，物无不得其所；故绥之则安，动之则苦；尊之则为将，卑之则为虏；抗之则在青云之上，抑之则在深泉之下；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；虽欲尽节效忠，安知前后？夫天地之大，士民之众，竭精谈说，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，悉力募之，困于衣食，或失门户。使苏秦、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，曾不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郎乎？故曰时异事异。”

“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”，多么精辟的论述。如果让苏秦、张仪到汉朝来，他们可能连东方朔担任的常侍郎都当不上，东方朔又巧妙地拍汉武帝的马屁。

即便如此，东方朔的为官生涯，最高不过是大中大夫级事中，他任郎官的时间比较长。东方朔一生努力做“大官”，可惜一直未能实现。“天子大臣”的政治理想与“俳优”的实际身份，使东方朔心有不甘但却无可奈何，只能以“大隐隐于朝”来自我安慰。

同为东方朔老乡的安期生，早就有“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”的思想，这也深深地影响着东方朔。

秦汉史研究者谭慧存指出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东方朔的“朝隐”更多地反映了秦汉士人在仕不得用、隐无所之的现实面前进退两难的一种矛盾心态。他无奈地面对现实，将“朝隐”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处世哲学，以此来舒缓自身不得志的失落感、因强谏而带来的压力感，以及面对强权威胁给其生命带来的恐惧感。

依附于皇权的知识人，一生荣辱系于帝王的个人喜好，纵是一跃千里之材，也只能冀望于伯乐的慧眼，而现实中伯乐难觅，自己可能埋没，只能避世朝堂。甚至有人终生难酬壮志，以致发出“望断金马门”之叹，短暂人生一如金马之命运，漂泊不定，最终凋零。

典出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

武帝时，齐人有东方生名朔，以好古传书，爱经术，多所博观外家之语。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，仅仅能胜之。人主从上方读之，止，辄乙其处，读之二月乃尽。诏拜以为郎，常在侧侍中。

无信谗言。’ ‘谗言闖板，交乱四国。’愿陛下远巧佞，退谗言。”

如此忠心耿耿，也为东方朔赢得生前身后名。东方朔墓在今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西南二华里处，南临平富公路，北依鬲津古河，墓基四周有界石，中植松柏，占地达数十亩。东方朔祠庙在东方朔故里神头镇北街，祠庙内有东方朔画像。

唐颜真卿在平原太守任上对东方朔墓重修，这次修建除为朔墓加固封土、栽松种柏外，更重要的是颜真卿亲自书写东方朔画赞碑。所书写的画赞碑四面刻字，正文楷书，碑阴额篆书，阴额隶书，一块碑集颜三种书体尤属可贵。因此，这块碑似瑰宝，使朔庙和朔墓增色生辉。

而被东方朔等好多名士摸过的金马，在汉明帝时，被迁移至洛阳平乐观。东汉马援还曾依照西汉金马故事仿造另一匹金马。马高三尺五寸，围四尺五寸。皇帝下诏，置于宣德殿下。

金马直至汉末犹存，最终毁于董卓之乱，化作铸钱铜水。《后汉书》卷七二《董卓传》：“（董卓）又坏五铢钱，更铸小钱，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、钟虞、飞廉、铜马之属，以充铸焉。”

·相关阅读·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东方朔可谓生不逢时，因为有那么多贤才和他同朝，他的才能淹没于众人之中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皇帝，一流皇帝之下有诸多一流人物，正如《汉书》所说：“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。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兒宽，笃行则石建、石庆，质直则汲黯、卜式，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，定令则赵禹、张汤，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，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，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，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，协律则李延年，运筹则桑弘羊，奉使则张骞、苏武，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，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，其余不可胜纪。”

但东方朔又是幸运的，他遇到了重贤使能的汉武帝，使他的狂傲和自诩得以宽容，竟能

看似生不逢时的幸运

隐于朝中而得以善终。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杨方看来，作为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，官僚集团靠不住，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、制约机制。

“作为职业经理人，官僚们会出于自身利益而罔顾国家、社会的长远利益，或渎职、不作为，或从个人到组织化的腐败，这些都是官僚们或人类的自然天性。”侯杨方介绍道，在汉朝社会与技术条件下，不可能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，而只有通过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，并进行制约、监督。

与天然具有短期行为的官僚集团不同，家天下的皇权代表的是政权的长远利益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、民众的长远利益比较吻合，因此汉武帝对官僚、贵族强势集团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，又通

才说。”武帝也说：“可以。”

于是，东方朔才肯说道：“这家伙叫驢牙，它的牙齿前后一样，大小相等而没有大牙，所以叫它驢牙。驢牙出现，当有远方前来投诚的事。”一年过后，匈奴混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朝。东方朔就这样就求得赏赐。

这件事情表明，东方朔不仅是博物学家，还善于分析天下大势，虽然他在金马门“隐居”，其实心里事、家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都在他眼里，放在心上。如果他他对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力量对比不是十分了解，不能随时把握两军的战场情势，怎么能如此准确地预测当时的形势呢。在当时的人看来，东方朔此举是未卜先知，如同仙人，可他一定是做足功课才敢说的。

东方朔临终之际，向皇帝颤颤巍巍说道：“《诗》云‘营营青蝇，止于蕃。恺悌君子，